

修订本

张文江 著

《庄子》
内七篇析义

张其成

上海書店出版社

《庄子》

内七篇析义

修订本

张文江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庄子》内七篇析义/张文江著. —修订本. —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7

ISBN 978-7-5458-1635-8

I. ①庄… II. ①张… III. ①道家②《庄子》—研究

IV. ①B22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70324 号

特约编辑 陈 雯

责任编辑 曹勇庆

封面设计 陈绿竞 余励奋

《庄子》内七篇析义(修订本)

张文江 著

出 版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9.5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1635-8/B·86

定 价 45.00 元

有莫举名，
使物自喜。

——《应帝王》

目 次

《逍遥游》析义	001
《齐物论》析义	018
《养生主》析义	070
《人间世》析义	083
《德充符》析义	127
《大宗师》析义	157
《应帝王》析义	204

附录一

南郭子綦的姓名变化及其进步路线	222
《寓言》的接续对话	235
子綦的另外一段场景	243

附录二

“四子”的隐显和出处

——论《庄子》中一个师生组合 255

附录三

《天下篇》讲记 272

后记 294

又记 297

《逍遥游》析义

解题：“逍遥”是连绵词，无拘束的样子；“游”是游历，上天入海，无所不至，犹如《远游》之游。本篇大旨过去有道家之解，有佛家之解，深究极复杂。今天可直接用大白话解，那就是“追求自由”。无论古往今来的是非如何，“追求自由”总是对的，这也是中华民族的最高精神向往之一。虽然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却在在处处感受到自然、社会以及生命本身的限制，感受到力不从心。“我是一只小小鸟，飞呀飞呀飞不高”，正是现代人的普遍困惑。《庄子》一书，探求的是如何解脱层层束缚而飞上去，看看大自然和生命本身的壮丽和美好。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这是《庄子》开宗明义之象。鲲化鹏是远古的神话传说，鱼化鸟是可能的进化经历。地球上原始生命起源于大海，以后逐渐爬上陆地，终于起飞向天，正是不断的上出过程。生物圈在地球上的厚度约二十五公里（深海约十公里，天空约十五公里），鱼、鸟相当它的两极。鲲化鹏或鱼化鸟，于《周易》当鱼鸟相亲之象，乃物化间之联系，《中庸》引《诗》“鸛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鲲化鹏或鱼化鸟要经过一系列脱胎换骨，需要大积累、大能量，此所以其大、其背“不知其几千里也”。由其大到其背，重视督脉的存在，正是《易》所谓“艮其背”，《养生主》所谓“缘督以为经”。

“怒而飞”，怒从奴心，奴隶被压抑得太久了，触动忍受的底线，故有爆发性奋起，“三年不飞，一飞冲天”。因为生物在海底不甘心，无论如何想上去看一看，看一看天地本来的景色。“海运”是海洋间潮流的涌动，或许和季风的变迁有关，其强弩之末尚可观海宁潮（地名称“海宁”，是因为“海运”

太厉害，然而“四海翻腾云水怒”，海又哪里肯“宁”）。借助“海运”变动的气势，鸟腾空而上，“飞”（飛）从升羽，故“其翼若垂天之云”。“南冥”和“北冥”对立，为鸟飞的目的地，此即庄子之净土，为的是喝上“天池”之水。

《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齐谐》者，志怪者也。”《齐谐》或谓人名，或谓书名，以书名近是，而且不妨以人名作书名。于传统经典以外又重视“志怪”，似乎违背《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然而重新接通神话源头并加以哲理化，正是《庄子》的创造和发展。“水击三千里”，由上文之怒，借助水而展翅高飞。“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犹龙卷风，俗称“龙吸水”。“抟”为旋转，扶摇为鼓荡。“去以六月息者也”，由北冥而南冥，由冬至而夏至。于《易》而言，“六月”犹十二消息卦之六爻。

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野马也，尘埃也”，“野马”、“尘埃”是气与尘，乃天地间之阴阳交流。成玄英疏：“青春之时，阳气发动，遥望蓊泽之中，犹如奔马，故谓之野马也。扬土曰尘，尘之细者曰埃。”“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极深，盖见及天地间生命之呼吸相通，当感受并体味之。“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亦极深，见及生命大观上出过程中之一念疑惑。因为在上出过程中，天的颜色一层层在变，而随着身处位置的不同，看到的颜色也不同。那么哪一种才是本来的颜色呢？已经飞了极长极长的一段路程，然而尽头还没有到，似乎极远，又似乎极近，到底哪里是目的地呢？再往下看，地面的景象也同样一层层在变呀！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皆言积累。而积累是不是足够，只有飞上去了，才能反过来知道，“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

那是已经飞上去了。两言“而后乃今”，远行要做复杂的准备，必积渐而成，故缓言之，且于文章成脱卸之势。

“培风背，负青天”有两种读法，一、“培风背，负青天”，成玄英说；一、“培风，背负青天”，王念孙说。两说皆可通，似以成说为善。王说仅主积气，然积气非死物，尚有自身的运动。成说更主积气中向上弓起的能量，也就是“风脊”：“上负青天，下乘风脊，折塞之祸，于何而至！”得到能量的支持，故“莫之夭阏”，无可阻挡之势。“抟”与“图南”相配，隐含后世道教史上一位大人物的名字：陈抟，字图南，也就是《周易》“先天图”传出者，于宋代文化有极大影响。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枪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飡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

以鲲鹏为第一主题，则蜩与学鸠为第二主题。前者当《老子》“上士闻道，勤而行之”，后者当“下士闻道，大笑之”（四十一章）。枪，突击。控，降落。莽苍，郊外郁郁葱葱的景象。莽苍、百里、千里，到达不同的目的地，需要准备不同的资粮。又庄文和郭象注有异，庄文扬大抑小，犹大乘之象，郭

主小大各当其分，乃试图达最上乘。然而，郭未从实际修持而来，所谈皆成空言。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小知、大知、小年、大年之辩，由动植物而及人。朝菌是一种生长期很短的菌类。蟪蛄是夏蝉，俗称知了。冥灵或谓之龟，或谓之木，似为特殊的生物。上古大椿有原始森林之象，或可追溯于地质年代。彭祖乃传说中长寿之人，似与战国方仙道有关，至庄子消释于精神境界，乃免释家批评的寿者相。

汤之问棘也是已。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

此即庄之重言，犹第一主题、第二主题之变奏，穷发云云相应一，斥鹫云云相应二。汤之问棘，亦见《列子》汤问夏革，所述稍详。穷发犹不毛之地，为极北的荒漠。穷发之北，犹言最远的边界之外。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

“知效一官”，知识完备，足以充当官员的人。“行比一乡”，操守为一乡楷模的人。“德合一君”，品德高尚，可以当君王的人。“而征一国”，成为一国象征的人。四者的次序是德高于能，“而征一国”居最高地位，维系信仰和权威。“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自满自足，其实不过如此。

“而宋荣子犹然笑之。”又上去一层，前四者都依据外在的评判，宋荣子已有独立的是非标准，故“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然而，宋荣子尚属人界，而列子已渐入仙界。“列子御风而行”，当为庄子的想象。“泠然善

也”，冷然是轻曼美妙，善是自以为善，洋洋得意。宋荣子“于世”虽然层次稍高，尚在世间法之内；列子“于致福者”否定世间法，而仍属有为法。“数数然也”，贪著计较而有所求，未能上窥高一层次境界。“列子御风而行”虽然解脱了部分地心引力，而“有待”仍为其失。

在战国时已有类似于飞机的实验，似为庄子想象所由。《墨子·鲁问》：“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翟之为车辖，须臾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巧，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参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子墨子和公输子的分歧，在于以解决民生困苦为主还是以发展航天技术为主，至今仍是需要平衡的问题。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天地之正，正犹止于一，于《易》相应于卦。六气之辩有数说（《经典释文》引司马彪谓阴阳风雨晦明，引支道林谓天地四时之气），辩犹分辨，于《易》相应于爻。由天地而及人，卦爻变化，犹《易》时乘六龙以御天。游无穷而恶乎待，正辩者，犹正变也。至人、神人、圣人，可通可别。通者一也，别

者有极深之意，参见拙稿《〈天下篇〉析义》。无己内圣，无功外王，无名由德而道。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

奥运会开幕式，一般都在傍晚至入夜时分举行，就是为了避开日月之光与爝火（火炬）之光的矛盾。奥运圣火的熊熊燃烧，必须借助黑夜的衬托，否则“其于光也，不亦难乎”。“吾自视缺然”，自己看自己感到惭愧。“请致天下”，让我把天下交给你吧。

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儒道于名实之辩，方向有所不同：道家由实而名，儒家由名而实。许由曰“名者，实之宾也”，居其实而不居其名，决

不自处于宾。“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参考《红楼梦》九十一回：“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算了，你还是回去吧，天下对我没什么用。“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各司其职，乃“君子思不出其位”（《易·艮》、《论语·宪问》）之象。

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连叔曰：“其言谓何哉？”

肩吾、连叔、接舆三次转折，以接连上下层之通路。肩吾在此处是初学者。连叔过渡，是传言者或解释者。接舆亦即楚狂接舆，乃道家骨灰级人物。“大而无当，往而不返”，由下观上，完全不能理解。“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必达此想象力，方可打开禁锢之思维。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

“藐”为辽远，“姑射”为想象中的地名，或可当音乐性之存在。“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气静神寒之象。“不食五谷，吸风饮露”，至清至纯，有不同的营养要求。“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此之谓“逍遥游”。“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极深，乃庄子“相天”之道。后世道教有“三尼医世功法”，亦可归属于此。

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达成上下层之沟通。于文学而论，此段章法即钱锺书所谓：“记其事而复言理所必无，即欲示事之真有；自疑其理，正所以坚人之信其事”（《管锥编·太平广记》卷四五九）。

连叔曰：“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犹时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将磅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